

与耀华已有好多年未见了。最近的一次好像还是在三四年前，在上海书展的展位前，他手里拿着几本不太热门的书，气定神闲地逛着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在新华书店负责图书宣传，与出版社的老总、媒体跑出版的记者都很熟。书为媒，他成了我们许多人的朋友。后来，听说他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《中外书摘》主编了。想来可能从那时起，他对书和出版投注了更多感情。这本《散落在书页中的出版往事》，就是他看了不少出版史料写就的。慢慢细读，你会发现，里面碎金闪烁、遗珠可拾，一代出版人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。耀华对前辈的敬重和深情，我们看到了。

读书之余也会想，在诸多行业中，出版和出版人的地位可能是被低估的。因为书出来，大家记住的总是作者。对出版人酝酿一本好书的积累、策划，及其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的关怀并不为人知晓。耀华书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故事。从张元济、陈原、范用，到赵家璧、曾彦修。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贡献不可淹没。

有一段上海著名出版人巢峰先生的回忆:新中国成立初，他和另一位出版人方学武乘着黄包车在上海兜，为刚成立的出版局找一处办公地点。结果选中了闹中取静的绍兴路5号。时任出版局党组书记、第一副局长汤季宏先生看了地形，当即拍板。不久，老汤又向市领导提了两条建议:把绍兴路规划、建设成出版一条街;保留、继承和发展上海福州路—山东路—河南路—九江路一带上海文化街的特色。于是，大约十年间，福州路一带开设了科技专业门市部(中国上海公司)、古籍书店、上海旧书店、外文书店、美术书店及多家纸行、笔庄和文化文具用品商店。从此，文化特色一条街享誉上海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福州路上又建了上海最大的书城。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位汤季宏先生当年做过的事。

仍是这位汤书记，当“胡风案”平反，文件尚未下达时，他就把“胡风集团骨干分子”王元化、罗洛召集到大百科上海分社来工作。他深知一个出版人才的重要。但当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严瑾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时，他说，他们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是在我任上，作为执行者我也有责任。现在我主持出版社工作，有机会，也有能力纠正我过去工作上的错误。当一个领导是要有“肩膀”的，要敢于承认错误。最后他又补了一句:“我们再怎么道歉，都没有办法弥补这些同志这20年来所受的委屈。”严瑾说，老汤的这番话让他肃然起敬。

上海长期以来成为出版重镇，应该有许多原因。喜欢书的人多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吧。当年文庙的旧书摊、旧书店是许多读书人淘书的必去之地(可惜现在拆掉了)。有意思的是，耀华在文集中还记录了几位旧书摊主的回忆，有位摊主讲了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。那是一位在邮局上班的爱书人，几个月就要去他那里一次。他说:“你想，在邮局上班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?但那人真的是喜欢书，他专门买日本的围棋书，一本一本本地看，每次都买五六千块钱的。我看他每次数钱的时候，手都直哆嗦。他是真看啊，他告诉我，每个棋谱他都照着下。直到现在他还常来。对他，我从不催款，你什么时候想付款付点就得了。”你看，卖书人与爱书人这样惺惺相惜，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体现。

耀华发来说书稿让我写几句，我就把他写过的故事再重复一下。

2013年金秋，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时，先后擘画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与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宏伟蓝图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诞生，不仅重塑了中国外交格局、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，更如同点亮灯塔，为中国律师照亮了涉外法律服务的崭新天地。作为一名深耕涉外领域20余载的法律工作者，我有幸见证并深度参与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。

回溯往昔，2010年前的中国涉外法律服务，多聚焦于境内涉外法律事务:或是项目主体涉及境外当事人，或是标的跨越国境，又或是合同约定适用境外法律。彼时，中国律师鲜少将主战场延伸至纯粹的境外业务。然而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与国内市场竞争加

前段时间，在不怀好意的同事们的怂恿下，我开辟了一个栏目，名叫“只问不打”，倡议大家扔给我各种问题，我来老实作答。以下是同事转来的一个问题:

《读库》向来以质朴、扎实的风格著称，文字不追求华丽辞藻堆砌，而是以真挚情感与深刻洞察来打动读者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种风格也略显保守，创新不足。在今信息爆炸、读者阅读口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，《读库》若一直局限于现有的风格模式，是不是有可能逐渐失去对年轻读者群体的吸引力?

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，但要想说清楚，还是需要费些笔墨，驱使我写出如下文字，来尽量质朴地回答这个关于质朴的问题。

需要坦白的是，质朴的确是我最推崇的文章风格，但并非向来如此。我也曾经有过以华丽为美的阶段，但后来转为了质朴向。并且我所见到的许多作者和读者，都是先华丽后质朴，而先质朴后华丽的却较为少见。



去庐山，云雾缭绕中盘桓一圈，抵达万杉寺山门前，那一条路，像柔软的曲线，又像指挥家跳跃的指挥棒，砰然把音符挑高了，又落下来。刚好落在那株已被日军炮火焚毁了两爪的五爪樟上，历史好像沉思了一下，在这棵上千年的大树树前打了个旋儿。

五爪樟和寺院内的柱基石深情相望，我站在石柱墩前，看着那棵五爪樟，古樟树似乎对我说: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那块刻着“龙虎岚庆”的北宋石刻，字体苍劲，如一位赶考者宽大浑厚的背影。我在这天地之间，心胸顿然辽阔起来。

有鸟叫的声音吸引了我，循声而去，紧挨着寺院围墙围拢起的一溜长房

为什么殊途同归，把质朴作为文字审美的标准?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，大致原因如下:

如果我们把文字的最高标准定为“准确完整”“恰如其分”，再看要表达的内容和所使用的文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有一种问题很容易被发现，就是词不达意，作者笔力不够，不能实现自己想要表达的目的;而另一种情况则隐藏较深，甚至有的人并不认为它是问题，这个毛病就是意不胜辞，相当于用一件大衣服裹一个小身子，一顶大帽子扣一颗小脑袋，导致人们只看到语言没留意内容。如何抑制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过度、过火?这就需要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控制好自己

的笔墨。但这种克制往往失控，是因为作者的本意似乎并不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弄清楚，而是想在字里行间时刻提醒读者:看，我多有才华。

这就需要质朴来对冲或者压制一下。相信读者的判断力，才不会把话说那么满，把文章写得那么满。恰如其分，在诸多情况下的表现就是留有余地。作者把抒发感情、得出观点和结论的权利留给读者，寓观点于事实之中，并且接受观点并非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——而好文章的魅力，恰在于其多义性。这本质上是

对读者的尊重。

我想澄清一下人们对质朴的若干误解。内，有几只形态各异的孔雀。有一只孔雀头一晃，腰杆挺直，竖立起一个绿红相间的屏

风，多像一幅禅者绘就的精彩扇面?探头往深处瞧，我竟然看到了一只全白的孔雀，圣洁、高贵。白孔雀背对着我，羽毛平和中闪着光亮。僧尼说:早年，白孔雀挂念着古樟树，终年围绕

着古樟树转圈。房内的白孔雀，更多了一些温室里花朵的气息。柔顺、平和，叫声中充满着慈祥。有几多孤儿，襁褓中被人悄悄地放在万杉寺前，释能行法师对她们慈爱有加，把她们一个个抚养成人。那位展示茶艺的一心法师，就是一个孤儿，她穿一袭白袍，就像白孔雀依偎着古樟树。

虽仲裁地为香港，但合同准据法却是英格兰及威尔士法。客户在多方比较后选择了我们。段和段迅速组建中英律师联合团队，以丰富的国际仲裁经验

为盾，量身定制抗辩策略。最终，我们成功帮助企业规避巨额损失，也让客户看到中国律师在跨境争议解决中的专业实力。这一案例折射出行业的深刻变革。过去，中国企业常因外方要求，将境外仲裁机构写入合同。如今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推进，中国仲裁机构积极“走出去”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，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注入中国智慧。我亲历的另一案件便是明证:一家中东企业信赖中国仲裁，主动将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在某中国仲

逐浪“一带一路”法治潮

居晓林

质朴不是因循守旧，而是据守着人性中很根本的东西，有一种亘古的价值。在出题同学所说的“如今信息爆炸、读者阅读口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”，质朴并不过时，甚至别具

一个质朴的回答

张立宪

清流气质和稀缺性。质朴并非贫乏干瘪，比如白描就是一种质朴，而它构成的想象空间丰富深邃，张力撼人心魄。有句话好像是张爱玲说的: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。

质朴也不是平铺直叙的流水账，相反，在我有限的编辑生涯和阅读经验中，带来峰回路转、石破天惊、意蕴悠远这类感受的，基本是那些质朴的文字。

质朴更不是唾手可得，而是非常讲究、非常难以达到的。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，在质朴方面的修炼和探讨也是钻之弥坚其乐无穷。这些年与各位作者的沟通中，我看到有人尝试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杜绝绝对格言金句的引用，有人尝试放弃使用成语——至于感叹号之类的催化剂则早已被裁撤干净;有人追求自己的文章翻译成其他语言毫无障碍，有人则希望自己的文章具备足够的“抗译性”;有人尝试多媒体的相互加持，有人迷恋只靠纯文本便架构起纸上江山多维宇宙……当然这只是些形式上的探究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让自

己的文章用尽量少的文字传达尽量精准的内容，精准

到不二之选，经济到减一字则太少加一字则太多;如何让自己的文章不仅能让人们喜闻乐见，更能入脑入心潜移默化读者的情感和精神认同;如何使自己的文章既能严谨周密地

说服同业同行，也能让外行小白通晓如家常……

相较这些而言，语汇丰富修辞美妙辞藻华丽太容易实现了。

如果有人问，你的文字质朴得让人有些腻了，该换换风格了。对不起，这不是质朴本身的错，大概是因为作者或编辑推出的是

一种伪质朴。质朴本身不会让人发腻。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人善良的时间太长了，都让人烦了，那咱能不能恶毒一点?凶狠一点?冷酷一点?残忍一点?刻薄一点?阴险一点?只能说，你长时间所标榜，或让对方体会到的善良，其实是假的。

我一直认为我们家挺富有，我的同学、邻居小伙伴之类，也这么看。证据是，我家有两辆自行车。纵向比较，略等于今日家有两部汽车，焉得不富?

父亲的那辆，是英国货，蓝铃牌。听起来出身高贵，我见到时却已是锈迹斑斑，镀的那层赛璐洛已没影了。原是公家的，后来给了个人。公家怎么会有这么一辆老掉牙的车，一直是个谜。据我推断，应该是民国货。

母亲的那辆是国货，永久牌，绿色，男式，有大杠。问母亲为何不买女式车，回答是女式车看上去不结实——应该就是大杠的有无左右了她的判断。

是不是大杠的存在妨碍了母亲掌握上下车的技能，她自己也不说清楚了。车买来了，急切间学不会，形势又很迫切，如何是好?她说，硬骑啊。

所谓“硬骑”，就是由人扶着她上车，到单位再由人扶着下来。其时我家住在大行宫，母亲上班的玄武区交通局在珠江路上。她有两三个同事，家与我们住的大院只隔一条马路，每天上班，必有一同事事先说好了，先过我们家，扶了母亲上车，看骑稳了，再骑上车跟进。路上护驾绝不马虎，关键是快到单位了，得快骑上一阵，到那边放下车回过头来接驾。这边母亲眼看就要到了，便不再蹬踏，降下速度，等着同事拦截。是像舰载飞机降落时的迎面拦截，还是抄到后面稳住车，她倒记不得了。

有大半年时间，她就是这样在同事助力之下骑车上下班的，直到某次在单位值班，她忽然发愿要学会上下车，居然没费多大事，会了。她的前呼后拥的骑行史，终于告一段落。

好多年后，遥想当年的情景，我忽然生一疑问:不比两头的早有准备，路上遇红灯是突发事件，同事来不及下车帮扶，那可咋办?她说，绕道走啊。就是说，一见红灯，就不怏着过街了，顺着道就右转，找没红灯的地方再兜回头。这在现在，简直不可想象，她骑的路段绝对闹市，哪个路口不是挤得水泄不通?当年则是路旷车稀，否则以她的车技，再不敢上路。

母亲的那辆车后来我骑过，却并不知这车和我的出生有什么因果关系。事实上是有的。原先她上班都是挤公交，待我出生了，下班要赶着回家喂奶，公交车班次少，不知等到何时，来了还未必挤得上，为了不误时间，免我长久处于“嗷嗷待哺”的状态，她便骑着这车心惊胆战上了路。至于下决心买车，则在我尚未坠地之前，仍是被挤公交逼的。据母亲的描述，大着肚子挤公交相当恐怖。

这就解释了我何以对父亲的那辆破旧老车颇是鄙夷，而对母亲的车则更有好感，原来它关乎我最初的营养和发育。——虽然知道母亲的早年的骑车史，已是在她九十岁的时候了。

这份“破”的勇气与能力，需要逐步积累形成。

责编:刘芳

即使对质朴厌倦，也应该尝试另一种质朴，更本真的质朴，而不是走向它的反面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问题:质朴这个字眼，它的反义词是什么?

对应言语或文风浮夸，是华丽、夸张、矫饰?对应性格不实在，是做作、虚伪、油滑?对应外表奢华，是奢靡、繁复、雕琢?

我想，质朴也许没有反义词，但就文字和文章来说，质朴与华丽不是事情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两端，而是可以须臾之间丝滑转换的一体两面。

浑然天成、大巧不工、别开生面、妙趣横生的质朴，又何尝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华丽?

于是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:质朴永无止境，无须分神华丽。



母亲的自行车

余斌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

母亲的自行车